

One

David Nicholls

Two

南海出版公司

One Day^{一天}

〔英〕大卫·尼克斯 著
王 臻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天 / [英] 尼克斯著; 王臻译. — 2版. — 海口: 南海
出版公司, 2014.11
ISBN 978-7-5442-7222-3

I. ①一… II. ①尼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233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9-247

ONE DAY by DAVID NICHOLLS
Copyright © 2009 by DAVID NICHOLLS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– U.K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
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一天

[英] 大卫·尼克斯 著
王臻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 葛建亭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 12
字 数 352千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2版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4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222-3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日子有何用？
日子是我们的生活之处。
它们来了，它们唤醒我们
一次又一次。
应当快快乐乐处于其中：
日子之外，哪里还有我们的生活之地？

啊，这个问题的解答
叫牧师和医生
穿着长长的外套
四处奔忙。

——菲利普·拉金，《日子》

献给

长大后的马克斯和罗米

也一如既往地献给

汉纳

二十之初

1988 - 1992

这一天是我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，因为它使我的内心起了巨大变化。任何人如果遇上这相似的经历也会是难忘的，谁都可以想象得出，谁能遇上这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就会感到这一天过得是多么的不相同啊。你不妨暂停一下看书，思考一下。人生好比是一条长链，无论是金做的或是铁做的，无论是荆棘编成或是花卉织成，如果没有这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制作的第一环，你就不可能经历这样的一生。

——查尔斯·狄更斯，《远大前程》

1988年7月15日 星期五 | 爱丁堡 兰基勒街

1989年7月15日 星期六 | 伍尔弗汉普顿和罗马

1990年7月15日 星期天 | 孟买和卡姆登镇

1991年7月15日 星期一 | 卡姆登镇和樱草山

1992年7月15日 星期三 | 希腊 多德卡尼斯群岛

1988年7月15日，星期五，爱丁堡 兰基勒街

未来

“我想最关键的，就是要有所改变，”她说，“你知道，切实地改变。”

“你是说要‘改变世界’？”

“不是整个世界。你周遭的小世界而已。”

两人交缠着躺在单人床上，沉默片刻后又一同笑了出来。笑声低沉，如同破晓前的微光。“我怎么说出这么一句，”她沉吟道，“透着点滥俗，是吗？”

“是有一点俗套。”

“我只是想鼓舞你的斗志，托起你卑琐的灵魂，准备好迎接未来，迎接精彩的征程。”她转身面对他，“也许我多此一举。估计你对未来早有漂亮的规划，谢天谢地。多半连流程图都画好了吧。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那你会做什么？有什么宏伟计划吗？”

“哦，我爸妈会来搬走我的行李，放回家里，然后我去伦敦，在他们的公寓住两天，会几个朋友。然后去法国——”

“非常好。”

“下一站也许是中国，去见识见识，接下来也许是印度，到处瞧瞧。”

“旅行，”她叹了口气，“太没创意了。”

“旅行有什么不好的？”

“恐怕更像是逃避现实。”

“人们把现实看得过重了。”他觉得这样的回答可能会显得深沉而有魅力。

她嗤之以鼻，“大概吧，我琢磨着，只要你付得起费用……那为何不

干脆说‘我要度假两年’？不是一回事儿吗？”

“因为旅行能开阔心胸。”他说着单肘支起身子作势吻她。

“哦，我认为你现在恐怕是心胸太宽了些。”她说着扭头避开——至少在那一刻。他们再次躺下。“我不是问你下个月要去做什么，我是问将来，等到你，让我想想……”她顿了顿，似乎在凭空幻想着什么，比如第五维空间。“四十岁，你四十岁的时候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四十？”对这个字眼他似乎也颇感陌生，努力想象着，“不知道。我可不可以说要做个‘富人’。”

“这太——浅薄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那就做个‘名人’，”他开始用鼻子蹭她的脖颈，“有点病态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应该算是……振奋。”

“振奋！”他开始模仿她说话，故意让那柔软的约克郡口音显得又痴又笨。这一套她见得多了：时髦少年故作滑稽地学人说话，似乎方言口音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她又一次对他心生厌恶，身子向后一缩，背脊直贴到凉丝丝的墙上。

“是啊，振奋。咱们本来就该振作精神，是吧？大把机会就在眼前，像校长说的，‘一扇扇机遇的大门，已经为你们敞开。’”

“‘你的名字，将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……’”

“得了吧。”

“那你在振奋什么？”

“我？天哪，没有啊，我在挥霍光阴呢。”

“我也一样……”他突然转身，伸手够床边地上的一包烟，似乎是想平复一下情绪。“四十岁。四十。去他妈的。”

她笑他的焦灼，决定火上浇油：“好吧，你四十岁的时候会在干什么？”

他若有所思地点燃香烟：“哦，这个事儿吧，爱姆……”

“爱姆？谁是爱姆？”

“大家叫你爱姆的。我听到过。”

“是啊，朋友们叫我爱姆。”

“那我这么叫你吗？”

“好吧，德克斯。”

“所有同成长、老去相关的问题，我思考后得出的结论都是，我乐意维持眼下的状态。”

德克斯特·梅休。她透过自己刘海的缝隙窥视着他，只见他脑袋向后一靠，倚上了廉价的塑料床头板；不戴眼镜她都能瞧出来他多么乐于维持现状——闭着眼睛，嘴里松松叼着的烟贴着下唇，一侧脸颊被隔着红窗帘透进来的淡淡晨曦抹上一层暖色。他熟谙摆姿势的要领，似乎随时都能供人拍摄。爱玛·莫利一向认为“英俊”是十九世纪的无聊词语，然而若要形容他，又实在找不出更贴切的词了，再不然，或许可以称他为“俊美”吧——面颊的轮廓能让人感觉出皮下的骨架，似乎单那副头骨就叫人羡慕。精致的鼻子上皮脂泛着微光，眼眶下的皮肤颜色暗沉，像是有瘀伤，其实是抽烟熬夜打牌又故意输给女生的荣誉标志。他的模样带着些猫科动物的特征：眉毛浓密，双唇饱满、不自然地噘着，唇色暗淡，干涩而皲裂，又因保加利亚红酒留下的痕迹而殷红点点。令人窃喜的是，那发型很不像样：后面和两侧剃得很短，额前却蓄着难看的一小绺——看不出用了何种发胶，总之早就失效，因而这一绺蓬松而突兀，像顶滑稽的帽子。

他依旧闭着双眼，鼻孔里喷出烟雾。他显然知道自己正被盯着看，因为他刻意把一只手掖在另一侧腋窝下，隆起了胸肌和肱二头肌。这肌肉是怎么来的？显然不是运动练就的，除非把裸体泡浴和打台球也算作锻炼。这副好身板大约同股票证券和名贵家具一样，也承袭自他的家族。就是这样一位英俊，甚至俊美的主儿，在她四年大学时光结束之际，不知怎的就来到了她租住的小屋，躺在她的单人床上，涡纹图案的拳击短裤还低低地扯到髌骨上。英俊！她寻思着，算了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，简·爱？老大了不小了，清醒点儿，别被他弄得神魂颠倒。

她把烟从他嘴里取下。“我能想象你四十岁的样子，”语气里透出一丝邪劲儿，“我现在就能描绘出那个场面。”

他依旧闭着眼睛，浅笑着，“说说看。”

“好吧，”她挪动身子，将羽绒被夹在腋下，“你开着一辆敞篷跑车，行驶在肯辛顿的公路上，也可能是切尔西之类的地方，惊人的是跑车没有噪音，因为到那时所有的汽车都是静音的了，那已经是……我想想，哦，二〇〇六年了吧？”

他眨着眼睛计算，“二〇〇四年了……”

“跑车悬空六英寸顺着英皇大道飞驰。你的小肚腩垫在皮革方向盘下，像一个小枕头似的。手上戴着露手背的手套，头发稀疏，下巴的线条全无。你的身坯在小车里显得硕大，皮肤晒成棕褐色，好像涂了油的烤火鸡……”

“好了，咱们换个话题，行吗？”

“你身边还坐着一个女人，戴着太阳镜。她是你的第二，哦不，第三，不，第四任太太，非常美，是位模特，哦不，曾经是模特，二十三岁，是在一场奈斯车展上做模特时和你相遇的，当时她正在一辆名车的前盖上摆着姿势，光芒四射，艳色撩人。”

“哟，真不错。我有孩子吗？”

“没孩子，离过三次婚，当时是七月的一个周五，你们正赶往乡下的一处房子。悬浮车的后备箱里放着网球拍和门球棒，你还带上了满满一篮子上等葡萄酒和南非葡萄、可怜的小鹌鹑，还有芦笋。挡风玻璃外风声呼啸，你的心情非常非常愉快。第三任，不，第四任太太对你微笑着，露出满嘴闪亮的雪白牙齿。你也冲她微笑，同时暗暗努力回避一桩事实：你们俩之间没有，完全、绝对没有共同语言。”

她瞬间安静下来。你真是说疯话，她心想，快别那么荒唐了吧。“不过老天如果垂怜，这一天到来之前你我便早已死于某一场核战争了。”她欢快地说，然而他还是对她蹙着眉头。

“也许我该走了。如果我真的这么浅薄，这么堕落……”

“不，别走，”她忙不迭说，“现在是凌晨四点。”

他挪动身子凑近她，直到面面对，相距只有几英寸。“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想我，你还压根儿不了解我呢。”

“我了解你这种类型。”

“类型？”

“我见过你这样的，转些时髦词语，互相叫嚣，组织些正装晚餐会之类的活动……”

“正装？我连条黑领带也没有。而且我肯定不会‘叫嚣’。”

“长假期间驾着游艇闲游地中海，哗，哗，哗……”

“我要是有这么恶心……”他说着把手放在她的臀部。

“你本来就是。”

“……那你为什么还和我睡觉？”他的手掌移到了她温软的大腿上。

“实际上我不觉得我和你睡过，睡过么？”

“那就要看……”他倾下头去吻她，“你如何定义这个词了。”他的手又移到了她脊椎的底部，一条腿也在她的双腿间滑动。

“哦，对了……”她喃喃着，吻了吻他的唇。

“什么？”他感觉到她的一条腿缠住了自己的腿，将他钩得更近了。

“你该刷牙了。”

“要是你不介意，我也不介意。”

“实在太难闻了，”她笑出声，“你一嘴的烟酒味儿。”

“好吧，无所谓。你不也一样嘛。”

她把脑袋猛地一闪，中断了亲吻，“我也是吗？”

“我不介意，我喜欢烟和酒。”

“等我一下。”她把羽绒被掀开，翻盖在他身上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他伸手搭在她赤裸的后背上。

“就去一下‘厕所’。”她说着一摞书上取过眼镜——又大又黑的镜框，国民医疗中心发售的标准样式。

“厕所，厕所……对不起，还没听习惯……”

她站起来，一条胳膊挡在胸前，小心地背对着他。“别走。”她边说

边拖拖拉拉地出了房间，两根手指伸进内裤的松紧带，将它褪到大腿上。

“我不在的时候你可别自慰啊。”

他用鼻子喷了口气，在床上挪了挪身子，端详起眼前的简陋小屋。到处都是艺术明信片 and 愤青戏剧的海报，他确信其中必定有纳尔逊·曼德拉的肖像——如同一位梦中的理想男友。过去的四年里，这样的卧室他见得多了，它们犹如一处处罪案现场，星罗棋布在城市各处。环顾房间六英尺之内你一定找得到妮娜·西蒙的专辑。尽管雷同的房间他从未见过，但对其中的一切都再熟悉不过：烧坏的夜灯灯泡，凋零的盆栽，散发出洗衣粉味道的大小不合的廉价床单。她也怀有文艺女青年对蒙太奇照片的热情——大学同学和亲人们的快照同夏加尔、维梅尔、康定斯基的作品以及切·格瓦拉、伍迪·艾伦、萨缪尔·贝克特的肖像拼接在一起。这个地方没有中立的元素，一切都在宣示某个信念，表达某种立场。房间就是一道宣言，德克斯特读懂了它的寓意：对她这种女孩而言，“中产阶级”这样的词汇是一种侮辱。他不由得叹了口气，他可以理解“法西斯”为何是个贬义词，却喜欢“中产阶级”这个词从内涵到外延的一切。有保障的生活、旅游美食、良好的教养、勃勃雄心，莫非他还要为拥有这些而抱歉？

他望着嘴里吐出的缭绕烟圈，伸手去摸烟灰缸，却在床边发现了一本书。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，“情色”部分的书脊处已折出了皱纹。这些激烈的个人主义女青年的共同症结就在于，她们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还有一本书，《错把妻子当帽子》。蠢透了的傻瓜，他想着，确信这样的错误自己决不会犯。

二十三岁的德克斯特·梅休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并不比爱玛·莫利描述的更清晰。他想成功，想让父母为他自豪，并能同时和不止一个女人上床。然而这一切如何和谐并存？他希望能上杂志，有朝一日办出个人事业回顾展，至于是什么事业，他一片茫然。他想享受生命，活出极致，但不愿承受任何麻烦和纠缠。他理想的生活应该是，无论何时被抓拍，都无可挑剔；一切都该光鲜体面；还要有趣，一定要欢乐满满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否则绝不要一丝哀愁。

这算不上什么规划，况且已经出了差错。比如今夜，一定会引起余波：哭哭啼啼、恶言相向的电话、彼此的责难……大概该尽快离开此地。于是他瞥了一眼脱甩在各处的衣物，准备逃离。卫生间传来令人警惕的声响，是老旧的水箱发出的轰鸣，他急忙把书放回原处，却在床下发现了一个牛头牌芥末粉的小黄铁罐，迅速打开看了一眼，其中果然有一个安全套和所剩不多的大麻烟（像一堆灰色的老鼠屎）。既然还有小小的黄铁罐能提供性和毒品，他又心生希望，决定多留片刻。

卫生间里，爱玛·莫利抹去嘴角残留的牙膏沫，想着这一切会不会是一个恶劣的错误。瞧瞧她，经历了四年的恋爱空窗，到头来，到头来，却和真心喜欢的人，从一九八四年一场派对上一见钟情并爱恋至今的人，睡在了一张床上。而几小时后他就要走了，多半是一去不回。他基本不可能邀她一道去中国，再说，她还抵制中国呢。他挺不错的，不是吗？德克斯特·梅休。说实在的，她怀疑他压根没那么聪明，而且有些自负，但这并不会将他博取众人好感的幽默天赋打折扣，此外有目共睹的是，他很英俊。既然如此，她为什么对他这般刁蛮、冷嘲热讽？她怎么就不能自信点、快乐点，就像那些常和他混在一起的乐呵呵的庸俗女孩一样？她望着破晓的阳光从卫生间的小窗透进来。要稳住啊。她用指尖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，扮了个鬼脸，随即猛一拉老式水箱，转身回到了房间。

德克斯特从床上望过去，只见她出现在门口，穿戴上了为之前的毕业典礼租来的学位袍和学位帽。她曲着一条腿，抵着门框，扮出搔首弄姿的模样；学位证书卷成筒握在一只手里。她的目光透过眼镜向外望着，又把帽子压下来，遮住一只眼睛。“你瞧这个，怎么样？”

“挺适合你的。我喜欢歪戴帽子。现在把它摘了回床上来吧。”

“没门儿。这个花了我三十英镑呢。我得让这钱花得值。”她转起来，长袍打着旋如同吸血鬼的披风。德克斯特抓住了一片衣角，她却用手里的纸筒猛敲了他一记，随后坐在床沿上，收起眼镜，一缩双肩从长袍里钻了

出来。他最后看了一眼她赤裸的后背和乳房的曲线，接着，这些便藏进了一件黑色的呼吁“单方面削减核武器”的主题文化衫。算了吧，他想。除
去特蕾西·查普曼的音乐，还有什么比黑色政治文化衫更能打消性欲的！

他没了兴致，于是从地上拾起她的学位证书，将箍着纸筒的橡皮筋退下来，念道：“英语和历史，优等荣誉双学位。”

“怎么样，眼馋了吧，哭去吧，二等学位的差生。”她抢回证书，“哎呀，小心别弄坏了。”

“你会裱个框的，对吧？”

“我爸妈会把它印成壁纸，”她紧紧卷起它，轻轻敲着纸筒两端，“还要塑封了贴在餐桌垫上。我妈还要把它文在背上。”

“你父母在哪儿啊？”

“哦，就住在隔壁酒店。”

他惊得一缩，“天哪，真的？”

她笑了，“不是啦。他们已经开车回利兹了。爸爸觉得酒店是给阔少住的。”她把纸筒藏进了床下。“好了，让一下。”她手肘一捅，将他挤向床铺的另一边，他让出空间，一条手臂不知怎的笨拙地压在了她的双肩下。他试探地去吻她的脖子。她扭过头，下巴紧收着，望着他：“德克斯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咱们就抱抱吧，好吗？”

“当然，如果你想。”他的态度殷勤而有风度，尽管实际上他从来都不觉得拥抱有什么滋味，那是阿姨婶婶和泰迪熊的动作。拥抱会令他痉挛，眼下最好还是承认失败、尽快回家。然而她把头靠过来，安然占据了她的肩膀。他们僵硬地维持着这个姿势，忸怩了一会儿后，她说：“真不可思议，我怎么会说出‘抱抱’这个词儿。乖乖——抱抱。对不起了。”

他浅笑着，“没关系，幸亏没说‘依偎’。”

“‘依偎’好难听。”

“或者说‘拥吻’。”

“‘拥吻’就恶心了。咱们得保证绝不会‘拥吻’。”她说罢旋即后悔了。